史記疏證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九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法言曰或問滕灌樊酈曰俠介宋咸注俠與挾同持也介衛也言高帝為沛公時而夏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為持衛也

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

凌稚隆曰按漢書從攻圍作從攻圉注圉地名

以待大王正義曰時羽未為王史追書

金甡曰按此等稱謂非追書也直是當時尊

奔之辭觀亞夫謂項莊君王為人不忍可見時羽雖未為王然已擅命立雍王矣稱以大王若固有之耳

臣恐天下解（正義曰紀賣反至此為紀句）心疑天下也

高儀曰解心疑大王復何所疑而以解為絕句　愚按張耳陳餘傳恐天下解也正義蓋據此讀為絕句

擊章平軍好時（正義曰章平即章邯子也）

愚按高祖紀明云雍王弟章平正義何所據而以為平子也疑弟字之誤

從擊秦車騎壤東
凌稚隆曰一本車作軍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
徐孚遠曰周將軍即周蘭也
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
百户
徐孚遠曰項籍死噲以堅守益封未知所指
疑是追録守廣武功也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户
愚按功臣表云五千户漢表同

酈商

別將攻旬關

水經曰漢水又東合旬水注曰水北出旬山東南流逕平陽戍下與直水枝分東注逕平陽戍入旬水旬水又東南逕旬陽縣與柞水合又東南逕旬陽縣南東南注漢之旬口

蘇駔軍於泥陽（索隱曰北地縣名駔者龍馬也）

丹鉛總錄曰駔從馬從旦音亶無龍馬之訓

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

愚按功臣表云四千八百戶漢表同

趙王自殺國除

徐孚遠曰趙除國於鄗寄傳無涉蓋截舊文未淨

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

金甡曰按武帝即位始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此乃追書之

子康侯遂成立

愚按功臣表無成字漢表有之

子懷侯世宗立

愚按功臣表無世字漢表有之

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史詮曰此征和年事乃褚生所續者　愚按功臣表云坐祝詛誅國除漢表云嗣二十九年後二年祝詛上要斬

夏侯嬰

後獄覆索隱曰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

陳沂曰證之已證其不傷矣后又有翻覆故嬰坐繫且受掠也注欠明

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

楊慎曰降降之也嬰與何或用兵或招降之

也張說非是

面雍樹

余有丁曰按楊慎云服說是愚謂依此則不應下文纔說欲斬嬰者十餘疑蘇說近之蓋初載徐行雍抱之乃疾馳也

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以賜之

劉辰翁曰賜所奪邑恐是嬰以他故奪邑至是復賜之耳漢書註亦有是說

八歲卒謚為文侯

漢舊儀曰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

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塾　水經注曰故渠東
北逕太尉夏侯嬰冢西尉係僕字之訓冢在城東八
里飲馬橋南四里
子侯頗尚平陽公主
金甡曰按傳與表敘頗尚主年歲不明不知
此平陽主何人也若即是武帝姊則曹壽之前
不聞先有所適而元光二年戊申曹壽未死
元鼎二年丙寅以前主歸衛氏且十載青又
未死不應復有他適衛青傳正義引漢書云
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

主則曹衛之閒更無承乏之人也然武帝時不聞有兩平陽公主

灌嬰

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

金甡曰按年表有戚侯李必索隱謂即此李必而誤作季耳

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

愚按項羽本紀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

食頻陰二千五百户
徐孚遠曰嬰益封邑多今定食頻陰而僅二千五百户者或有别食邑也
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
梁書諸夷傳曰白題國王姓支其先蓋匈奴之别種胡也漢書灌嬰與匈奴戰斬其白題騎一人今在滑國東去六日行西極波斯
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
史詮曰嬰字衍文
坐行賕有罪國除

愚按漢表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蒼以客從攻南陽

凌稚隆曰按陸賈傳以客從高祖任敖傳高祖初起敖以客從周昌傳周苛為客從入關破秦與張蒼同言為賓客未著官職也

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

愚按功臣表云入漢出關以內史堅守敖倉以御史大夫定諸侯比清陽侯二千八百戶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

毛詩疏曰釋詁云幾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為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周昌言期期者意亦與此同也

公彊為我相趙王正義曰桓譚世論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為妃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虞也

徐孚遠曰後趙王亦娶呂氏女以妬娟廢殺桓子所論非良策也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

歸有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

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為是

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

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為是故後言至於為

丞相卒就之

至於為丞相卒就之

董份曰言雖為丞相猶終律曆事也

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

陳子龍曰就位就朝位也故坐不敬

因故邑封為故安侯

恐按惠景間侯者年表用丞相侯一千七百一十二户

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文帝嘗晏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

辨惑曰再下是時字不惟文勢重疊意亦不愜也其寵如是一句亦不必道

吾私之

徐孚遠曰言以私恩幸之不使干政也

為文帝泣

辨惑曰多為文帝字

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侯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封畤好畟侯改

愚按徐廣所云蓋據年表然漢表作侯共嗣

二十二年與徐又異

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

愚按漢書韋玄成傳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

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封侯故國是後

仍復爵也

復使人賚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
愚按趙廣漢傳使中郎趙奉壽
而丞相司直繁君
愚按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也繁君名延壽
見望之傳時丙吉為丞相諸先生誤
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
侯
愚按魏相傳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
內侯
子嗣後為列侯

愚按漢書循吏傳霸子思侯嗣為關都尉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

金甡曰按張廷尉傳並無于廷尉語此何所指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習學記言曰按酈生陸賈叔孫通傳皆言高祖罵儒主僧儒服而漢所獎事皆武人刀筆吏無有士人獨張良非軍吏不知何服也然儒書儒服自春秋戰國時固已詬病之矣游說法術之學行道義既絕至是陸賈始發其

端如陽氣復於大冬學者蓋未可輕視之也

黃氏日抄曰酈生為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大矣然以善其令而夜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之餘習直其卒窮於辯也陸賈兩使尉佗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多矣時時稱說詩書以祛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公不可爭迺病免家居及諸公將危劉氏則出為陳平畫策誅之動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泯無形之

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而太史公屈與酈生同傳豈以其辨説歟朱建以毋死無以為喪而受辟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者安在而與二生同傳何耶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

水經注曰陳留風俗傳曰酈氏居於高陽沛公攻陳留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將軍商有功食邑於涿故自陳留縣有餅亭餅鄉　委宛餘編曰按食其自稱高陽酒徒耳高帝號之曰廣野君

初未嘗封侯而其子疥始封高梁侯改封武

遂風俗傳誤也

號酈食其為廣野君

水經注曰睢水又東逕高陽故亭北俗謂之

陳留北城非也蘇林曰高陽者陳留北縣也

按在留使鄉聚名也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

年十二月雍丘令董生仰餘徽於千載遵茂

美於絕代命縣人長照為文用章不朽之德

其略云輟洗分餐諮謀帝猷陳鄭有豕鹿之

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夏綏靜黎物生

民以來功盛莫崇今故宇無閒而畢碑介立
矣

塞成皋之險
通鑑地理通釋曰淮南王曰先要成皋之口
人言絕成皋之道天下不通婁敬曰輿項羽
戰滎陽爭成皋之口

杜太行之道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山
陽縣山陽後廢故城在懷州修武縣西北西北正義云在懷州
河內縣河內縣本野王太行山在西北北二十五里澤州之

南羊腸之道也白起攻南陽（河內修武也）太行道
絕之范睢曰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
下（山自孟州亘至幽州）綿崔伯易感山賦云或主或曰
建功立業尤顯聞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險
邀此山之道攻滎陽伐韓以威天下應侯為
秦昭王之謀也據敖倉之粟杜中山之阸使
天下知所歸者酈食其為漢高祖之謀也踰
此山入射犬破青犢之衆殺謝躬於鄴以收
復天下為心者漢光武之謀也濟河降射犬
之衆還軍敖倉屬魏种以河北事然後西向

以爭天下者魏武帝之謀也進據武牢扼其襟要俾竇建德不能踰山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併天下者唐太宗之謀也

距蜚狐之口

水經注曰魏土地記曰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魚池池西有代王臺東去代城四十里祁夷水又東北得蜚狐谷即廣野君所謂杜蜚狐之口也蘇林據酈公之說言在上黨即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蜚狐口奔於安次即於此道也　通鑑

地理通釋曰後漢王霸與杜茂治飛狐道注云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嬀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道注云在今蔚州北四百餘里號飛狐口（輿地廣記有飛狐谷飛狐關在代國南四十里）

守白馬之津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白馬縣屬東郡戰國策張儀曰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楚代魏決白馬之口）高誘曰白馬津名水經注河過黎陽縣南為白馬津〻之東南有白馬城唐滑州黎陽津即此也今

屬滑州白馬縣本衛之曹邑黄河去外城十一步郡縣志白馬故關在衛州黎陽縣東一里酈食其說高祖曰杜白馬之津即此地後更名黎陽津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白馬縣北三十里鹿鳴城之西南隅通典後魏改為黎陽津張耳陳餘從白馬渡河劉賈擊楚度白馬津入楚地顧氏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袁紹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郡縣志白馬山在白馬縣東北三十二里開山圖曰有白馬羣行山上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津與縣蓋取此山為名慕容德改黎陽津為天橋津

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

劉攽漢書刊誤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横傳乃是田解横傳云齊使華無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　通鑑地理通釋曰歷城今齊州縣漢屬濟南田廣罷歷下兵即其地　凌稚隆曰歷城一本作歷下

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

班馬異同曰此數言益見酈生疎落不檢有志願成輕死生外身世之意漢書去之遂覺索然以終

齊王遂亨酈生

法言曰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辨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辨也者自辨也如辨人幾矣

陸賈

於是尉佗迺蹶然起坐

曰知録曰坐者跽也

何渠不若漢 索隱曰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為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

董份曰渠字即如漢書作遽字遽與遂通言何遂不如漢耳而索隱引顏說謬甚

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七録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

漢藝文志攷證曰隋唐志二卷今有道基術事輔政無為資賢至德懷慮七篇吳壽曰輔政篇曰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夫黜仲尼之書則道不尊矣烏能使高帝行儒術哉　黄省曾曰漢去仲尼不遠七十子之徒化教未泯雖海内裂戰不息而齊魯之地且絃歌彬彬即如陸賈所撰新語其十二篇中仲尼治平之道數數彪顯苟非當時多賢風興而濡染之安能語若此也然則謂漢無儒者豈可

與言大方通人之理哉漢氏經術至于立官
顓門令仲尼之道絕而復傳于後賢者皆陸
賈劉啓之功也

數見不鮮

日知録曰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
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賈乃引此以為父
之於子亦不欲久慁當時之薄俗可知矣

無久慁公為也

董份曰無久慁無字須挽上數見句讀言無
見不鮮美之物以久慁我也

朱建

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 索隱曰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

徐孚遠曰瓚說與本文正相反也當依傳說梁父侯導布反耳

語在黥布語中

邵泰衢曰按黥布傳布幸姬數如醫家醫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赫厚餽遺姬姬侍王譽赫王疑其與私赫恐告變上使人微驗布遂族赫家發兵反未嘗有梁父侯也未聞有朱建

之謙也今云在縣布語中者何與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
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羽于鞏洛之間而以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之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稿也誤見於此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愚按張晏云傅靳蒯列傳亡褚先生補
陽陵侯傅寛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
愚按漢地理志陽陵故弋陽景帝更置高帝時不容先有此名年表索隱云楚漢春秋作陰陵
從至霸上
愚按年表至霸上為魏將
封為陽陵侯

愚按年表高帝六年十二月甲申封

蘄歙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

齊名南曰棘蒲地不可攷左傳哀元年師及齊師衛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則是晉邑而杜不言所在是其地在趙魏之間

身得江陵王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

金甡曰按共尉嗣臨江王此乃同其所都而以江陵王稱之

剖符世世勿絕

愚按年表高帝六年十二月甲申封

子亭代侯

愚按亭謚夷見年表

蒯成

蒯成侯緤者

後書郡國志曰河南縣有蒯鄉劉昭注左傳

昭二十三年尹辛攻蒯晉地道記曰在縣西

南有蒯亭

以緤為信武侯

愚按年表高帝六年八月甲子封

高帝十二年以𦈢為蒯成侯

愚按年表十二年十月乙未定蒯侯

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愚按漢表云坐為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為

城旦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習學記言曰揚雄稱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

蓋漢至中世董仲舒之流出頗見古人本末

而叔孫通以利方希世為儒者所貶然豈知

通於暴秦勝羽中以其所學綿蕝自立之為

難也儒術賴以粗傳真叔孫通陸賈之力觀兩生所言殆亦未知者昔公劉失其稷官自竄戎狄詩人追美之與文武同詞故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言有以致之也安得以孫魯之文誚祖宗之質乎

衣其羊裘

西京雜記曰衣旃衣披羊裘

今陛下起豐擊沛

史詮曰擊字衍

欲遣長公主

金壇曰按張耳傳云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自上食有子壻禮則魯元之歸張敖久矣一聞劉敬之策遂欲奪之以嫁匈奴非體亦非情也

叔孫通

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

孔叢子獨治篇曰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

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號邑名

稷嗣君徐廣曰蓋言有德業足以經緯齊稷下之風流也駰案漢書音義曰稷嗣

徐孚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無軍功安得封邑徐說為長

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孔叢子答問篇曰博士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

有令圖歸必事焉

魯有兩生不肯行

法言曰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原廟起以複道故

辨惑曰叔孫通以惠帝作複道勸之立原廟上乃詔有司立之則原廟之由已自見矣而

復云原廟起以夜道故此句安用哉前漢削之當矣

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哉

皮日休題叔孫通傳後曰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沿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爰啟文武遹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列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

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缺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聽生

其制吻升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古頑兵械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柯維騏曰老子洪德篇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叔孫先仕秦既而降漢故太史公曰大直若屈道固委蛇也後漢荀爽白首隱居卒就董卓之辟而欲有為於其間故范曄作傳亦援太史公語為贊云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阨

髡鉗季布

法言曰或問季布忍焉可為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

上將軍樊噲曰

愚按噲傳不見為上將軍事漢書匈奴傳云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

故特召君耳

大詮曰宋本特作時

欒布

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

法言曰問長者曰藺相如伸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

以軍功封俞侯

愚按年表景帝六年四月丁卯封户千八百

索隱曰俞音輸縣屬清河

袁盎鼂錯列傳弟四十一

法言曰或問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鼂錯

曰愚

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愚按李德裕論曰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

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云而不行其政令索隱曰知淳說為得

徐孚遠曰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說甚疎索隱亦失之

文帝從霸陵上

水經注曰霸水又左合滻水歷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是謂之霸上漢文帝葬

其上謂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瀉水在長安
東南三十里故王仲宣賦詩云南登霸陵岸
迴首望長安漢文帝嘗欲從霸西馳下峻阪
袁盎攬轡於此處
百金之子不騎衡
愚按水經注作立不倚衡
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
玉海曰爰盎為中郎將從張釋之謁者則郎
之進退將調之也爰盎調隴西都尉則將之
進退光祿勳調之也日知錄曰此今日調

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
調也如淳訓為選未畫
袁盎即蹝說曰
余有丁曰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多作蹝
義難通
使袁盎為太常
愚按百官公卿表孝景三年盎為奉常
鼂錯
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
愚按儒林傳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

問

錯所更令三十章

愚按漢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隋經籍

志梁有晁氏新書三卷唐志七卷

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

歸有光曰漢書言鼂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

居守史記不載或是傳致之詞蓋廷尉奏獄

難用削地為罪也

謁者僕射鄧公

金甡曰此鄧公非即絳侯故客亞夫所從受

計者耶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

習學記言曰漢文帝令張釋之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舊稱王制乃文帝時博士諸生所爲及禮記者大抵多漢初文字信乎其爲高論矣文帝接秦之敝本欲有所爲惜乎當時無知治明道之士而其間既以空缺數百年高則有慕古之迂卑則有循俗之陋故其事止於如此後世去文帝時雖遠然其君

且議論執礙不行處亦不過如此蓋未見有實能通之者然則行之可否百世一理何論古今哉

登虎圈

水經注曰霸水又北逕秦虎圈東

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

辨惑曰止云從旁代對甚悉豈不善乎

居北臨廁

水經注曰帝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今斯原夾二水也

用紵絜蔪陳蘩滌其間

愚按蘩集韻音枷黏著也漢書水經注皆去此字

下廷尉廷尉治

辨惑曰不須廷尉治三字　凌稚隆曰一本无重廷尉字

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索隱曰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抔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抔者摶之未殘之名也

辨惑曰但云有如或云萬一或云假令足矣

煩重如此殆不可讀　愚按師古漢書注云其字從手今學者讀抔為抔勺之抔非也抔非應盛土之物也其意蓋譏鄭氏又音普迴反則字當從土抔與杯不通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

金蛙曰按恬開高帝時為廷尉奏請族誅彭越者也彼時固有不得已之勢然愧張釋之多矣今之結友毋亦悔其火作乎

馮唐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將

辨惑曰時字甚悖

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

讒卒誅李牧

辨惑曰再言王遷立何也　又曰趙世家論

云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于悼

襄王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遷遷數無行信

讒故誅其良將用郭開豈不謬哉至馮唐傳

稱李牧之功曰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

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子謂趙王遷

所以奪嫡而立則由其母見嬖之故若乃信讒而誅李牧倡后何與焉此句為贅而班書亦存之過矣　愚按此特未見列女傳耳倡后之立李牧曾諫止之而悼襄王不聽及後遷立后淫佚不正通于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此句豈得為贅乎陳沂曰其母倡也本不切為趙王用讒誅牧之自

罰作之

周禮司圜任之以事注鄭司農云若今時罰

作矣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以奮為中涓

金甡曰按陳平來降時奮為通謁見世家

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

金甡曰按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奮年十五始從時漢二年丙申奮當生於始皇二十八年壬午卒以元朔五年丁巳九十六歲矣

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

愚按漢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為太僕

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

愚按漢百官公卿表九月辛巳丞相周下獄
死丙申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

封為牧丘侯

愚按漢外戚恩澤侯表元鼎五年九月丁丑
封

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為庶
人

愚按漢外戚恩澤侯表德嗣二年天鳳元年
坐為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為城旦

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徐孚遠曰石丞相在時田少卿已案治河東守石氏之衰久矣

衛綰

綰以戲車為郎

愚按凡史文中戲皆讀為旌麾之麾奚獨於此處讀為本字也綰醇謹無他弄車行險之事特于此傳一見不聞他人有為之者獨醇謹之人轉以此進身乎疑戲車鹵簿之事其職隸于太僕故後綰自言臣從車士也

對曰死罪實病
陳子龍曰於古君老不事太子綰不敢質言
故稱病蓋見謹厚也
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
愚按惠景間侯者年表六年四月丁卯封戶
一千三百一十
而君不任職
辨惑曰君字悖
其後綰卒
愚按漢功月表侯一十一年卒謚哀侯史表

作敬侯
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愚按漢功臣表信嗣十八年元鼎五年免
直不疑
文帝稱舉
徐孚遠曰言為人主所知也
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
愚按功臣表後元元年八月封戶千四十六
稱為長者
曾偉芳曰漢自孝文酷好黃老之學其述以

退為進以辱為榮無為也又曰無不為故動稱天下長者周勃相如以此懟嗇夫田叔以此薦孟舒景帝以此相衛綰天下爭慕效之嘖嘖談長者唯恐不及萬石君父子建陵張叔周仁之徒大率以敦厚為聲非人情不可用子長作史以與直塞侯同傳有以也夫

周仁

陰重不泄

李光縉曰陰重不泄當從索隱注為是曰終無所言曰然亦無所毀曰然常讓不敢受曰

> 終無所受皆本陰重不泄來

期不為絜清

> 徐孚遠曰不潔清者言不為皦皦之行比於官寺不必連言衣服也

張歐

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

> 大事記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歐即張歐也安得為不案人哉則歐固謹於細而略於大

也

有可郤郤之

董份曰郤者尋其隙而釋之也

贊

塞侯微巧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

余有丁曰按不疑償同舍金不辨盜嫂亦微巧事

凌稚隆曰按索隱以為將受封為微巧非是

史記䟽證卷第五十一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

余有丁曰按此是七年高帝征信曰豨反史誤

復名孟舒以為雲中守

容齋隨筆曰按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括地志云矍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禮記云孔子射於

矍相之圃　觀者如堵

徐孚遠曰疑苑中即矍相圃舊地正義引其說而未竟

仁族死

辨惑曰始但言坐太子事而復言坐縱太子誅死又言因千秋上變族死語意重疊昏晦甚矣

陘城今在中山國

史詮曰此句不類太史公語本訓注而後入誤以為本文也漢書無此七字　愚按漢地

理志中山國有若陘縣

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贍反也

金姓曰按平準書云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占字正宜用此觧不宜觧作卜字

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

容齋隨筆曰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入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

進言任為郎中與諸先生所書為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皆闕文也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習學記言曰扁鵲事浮稱濫引不可根據蓋為醫者寓言以神其學如黃帝岐伯之流無事實也以術能見五藏雖不為異然必有其人而後有其事不考於實而信其妄則遷過矣　古史曰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為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

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録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辨此耳　辨惑曰緹縈上書救父事止宜載于孝文紀而又見于倉公傳　愚按止宜載于倉公傳不當入帝紀

扁鵲者

鶡冠子曰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為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

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
閒而名出聞於諸侯
姓秦氏名越人
史詮曰周禮釋文引史記扁鵲傳云姓秦名
少齊越人今本無少齊二字當以釋文為是
也
血脈治也
董份曰治即治亂之治也五日不知人疑其
必死故扁鵲以為血脈治而不死也
虢太子死

說苑辨物篇曰趙太子

國中治穰過於衆事

愚按韓詩外傳作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

得無有急乎

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

韓詩外傳曰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

上古醫曰弟父說苑作苗父弟父之為醫也以莞

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

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

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

跗俞跗之為醫也搦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說苑作搦腦髓束肓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

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陰當尚溫也

韓詩外傳曰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

偏國寡臣幸甚索隱曰謂瀕君自謙云己是偏遠之國寡小之目也
董份曰寡目言太子也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
會
韓詩外傳曰扁鵲入砥鍼厲石取三陽五輸
為先軒之竈八栻之陽說苑作軒光竈八成之湯之子同
藥子明炙陽說苑作子容藥子明吹耳擣子游按摩子儀
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　周禮疏曰
按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蹷之病使
子明炊湯子儀脉神子術按摩又中經簿云

子儀本草經一卷儀與義一人也

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瘉病也）

董份曰醫之所病蓋借前一病字而言言醫之所短也此甚易曉者而注繆可咲　又曰病道少言治病之道少也　日知錄曰言醫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即下文六者是也

倉公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

愚按公乘蓋以爵為氏如壺關三老公乘與

是也公乘為陽慶之氏非爵也
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史詮曰史公作倉公傳止此意家居以下蓋
出褚生手非太史公筆也
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
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驗何
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
以對
辨惑曰文勢重疊如此是必前者遷所叙而

後乃當時詔語倉公引之耳不必并而為一云詔名問曰意對曰則簡而明矣

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

史通曰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名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叙事也何哉

目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日知錄曰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
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
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人中而刺之
史詮曰洞本人作入
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曰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
董份曰適其共養者言當適病者之供養以
俟其死耳此不當復醫也索隱大繆

而毛美奉髮

凌稚隆曰按毛美奉髮即下色澤也

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

董份曰辟者辟去之意宛氣者即前所謂寒熱氣宛者也言邪氣雖去而宛鬱愈深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

愚按公乘爵名非官名也公乘姓項處名

同產處臨菑

金姓曰此同產應作同業解

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姓名也人

金姓曰按上言處臨菑者即指陽慶也欲受其方者光向欲傳習慶方也曰非其人者當是慶不肯傳光語另夾一楊中倩之言於上下情事不合楊字得非陽字之誤而中倩或即慶之字耶　愚按前言慶家富下文又云其家給富為慶無疑

臣意不能全也

董份曰述臣意對問太詳恐非太史法然又非褚先生所能意者漢史氏具藏其本而褚對録之耳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有豫章郡銅山

歸安鄭元慶石柱記箋釋曰長城縣西一百二十里曰兀龍山山上有古石城又名石郭山輿地志云吳採章山之銅即此與安吉接界

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

西京雜記曰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

以故無賦 如淳曰鑄錢煑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用

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反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

徐孚遠曰吳王既擅山海之利豈得聽民盜出鹽錢耶其言無賦如說得之矣

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說文曰誂相呼誘也徒了切

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

劉辰翁曰而曰以下數語是諸王策其間有不從者故先言後日所處以說之耳漢書去之謬甚

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錯
余有丁曰按漢書作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鼂錯更順
問又絳侯故客鄧都尉
茅坤曰鄧都尉不知何許人條侯不以聞于天子不復見其為世用何哉　愚按鼂錯傳有謁者僕射鄧公城固人也多奇計華陽國志以為鄧先其即此人耶
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乃得頗敗吳兵

愚按韓長孺傳梁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
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
不能過梁
即使人鏦殺吳王
越絕曰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
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
邵寶曰王制言名山大澤不以封者不可為
井田以業其民也太史公懲吳之逆亂謂先
王山澤不以封者以是故豈其然哉昔齊之
封實負東海魯之封實環太山山澤之名且

大者寵加於是而齊魯卒為望國抑何異也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習學記言曰田蚡灌夫不必論竇嬰本以節
行自喜以功名自任而其處廢興之際如此
可歎也

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

愚按吳王濞傳將軍欒布擊齊竇嬰未行言
故吳相袁盎盎詔召入見拜為太常使告吳

封嬰為魏其侯

愚按侯者年表孝景三年六月乙巳封三千

三百五十户

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任蚡為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孫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

愚按徐廣說非也諸郎郎百官表所謂議郎中郎侍郎郎中是也故漢書改為諸曹郎

學槃盂諸書

漢藝文志攷證曰文選注七略曰槃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盡槃盂中為法誡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槃杅之誡梁簡文帝六槃

盖寫餞高之辭

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

愚按侯者年表後元三年三月封武安戶八千二百一十四周陽戶六千二十六

除關 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

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漢立關以稽諸侯出入至此罷之示天下一家之義也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 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

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

諸侯列侯也言此而種皆附武安

貌侵韋昭云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淩稚隆曰按注有刻確字則本文侵字下當有刻字

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

陳子龍曰人主初即位恐有奸人謀非常者故置名太守以鎮之

夫以服請宜往索隱曰案徐廣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紛不宜之故焉自往迎也

董份曰宜往言丞相必往魏其第也注皆謬

與長孺共一老禿翁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禿翁指竇嬰也

日知錄曰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非

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

金甡曰按不自喜猶言不自愛下文所謂無大體是也注未合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

愚按吳王濞傳張羽死事相張尚之弟

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

凌稚隆曰按漢初王國二千石以下吏皆得自置惟二千石則天子自命之

為言之帝

凌稚隆曰是太后令長公主并已意言之于帝不欲自言也

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

劉奉世漢書刊誤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恐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

遷為大司農

愚按百官公卿表在建元三年

曰大行王恢言上

愚按此下有天子詔問公卿安國與王恢辨難之語見新序漢書用之

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事之行

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或失于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于財宜其所舉皆汙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謬 徐孚遠曰出于忠厚言意本忠厚也索隱解出為去言無忠厚之行非也觀贊語得之

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 索隱曰他徒何反謂

三人姓名

宋死曰若郅他是人姓名為天下名士何不著見于史漢書作至他是也 愚按臧固亦

不見於史史不必盡言天下名士也宋説固矣

世之言梁多長者

楊愼曰觀太史公贊安國言梁多長者則索隱無忠厚之言不合矣

壺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辨惑曰夫鞠躬特折身耳而以爲君子之盛德何也且天子以輔相期之而充其所有纔止于是乎

李將軍列傳弟四十九

故槐里從戍紀

晉書李暠傳曰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
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
昌即狄道也眾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
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

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

徐孚遠曰良家子從軍蓋自以才力從大軍
取功名非卒伍也如說不分明

領屬護軍將軍

愚按韓安國為護軍將軍

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

愚按韓長孺傳匈奴大入上谷漁陽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

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西京雜記曰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

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為枕

示服猛也鑄銅為其形為溲器示厭辱之也

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卧虎射之沒矢

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

鏃破簳折而石不傷　日知錄曰今永平府

盧龍縣南有李廣射虎石廣為右北平太守而此地為遼西郡之肥如其謬不辨自明水經注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亦非也故右北平郡前漢治平剛後漢治土垠酈氏所引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後漢所治之土垠而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乃武帝時郡治李廣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攷西京雜記述此事則云獵於冥山之陽莊子言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

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廣之出獵乃冥山而非
近郡之山也

用此其將兵數困辱

習學記言曰李廣自用之兵人所不及世或
以常律論之固非矣然終不立大功名未知
其故安在遷謂其將兵數困辱有由殆亦未
然也

於是上名廣代建為郎中令

愚按百官公卿表元朔六年右北平太守李
廣為郎中令五年免

而是時公孫敖新炎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

劉奉世漢書刋誤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軍士大夫一一軍皆哭

辨惑曰但云一軍足矣

代廣為郎中令

愚按百官公卿表在元狩五年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

凌稚隆曰一本 王下有於字